

冰川天女传

梁羽生小说全集



8



梁羽生小说全集

冰川天女传（上）

（香港） 梁羽生 著



梁羽生小說全集

冰川天女傳（中）

（香港） 梁羽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冰川天女传 上 / 梁羽生著. -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1996.3

(梁羽生小说全集; 38)

ISBN 7-80521-641-X

I . 冰… II . 梁… III .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②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 I 247.58

本数据由广东旅游出版社编定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上)

第一回	神箭连飞 穿云惊小侠 飞刀一掷 劈果救佳人	1
第二回	峻岭飞骑 仇家窥帐幕 金针解穴 医道配神功	19
第三回	为避强仇 逃生来塞外 欲寻异士 冒险上冰峰	38
第四回	湖畔寄情 拐仙施妙手 冰河怪影 天女慑群豪	62
第五回	流水落花 深愁伤寂寞 珠宫贝阙 往事诉辛酸	74
第六回	天女飞花 仙姝应有恨 冰川映月 骚客动芳心	91
第七回	剑气射冰宫 亦真亦幻 柔情联彩笔 宜喜宜嗔	109
第八回	沧海桑田 仙山伤劫后 白云苍狗 侍女话前因	133
第九回	妙境华严 艳说神仙侣 仙音玉笛 喜联异国情	145

第十回	漠外隐神龙 高深莫测	166
	荒山逢异士 虚实难知	
第十一回	峻岭连骑 书生施妙手	180
	神弹却敌 天女护金瓶	
第十二回	琴韵寄深心 尘缘未了	204
	边城窥隐秘 旧地重来	
第十三回	闹市孤臣 神龙图大事	216
	寒光热浪 冰剑斗妖邪	

目 录 (中)

第十四回	大漠传声 童心戏天女 驼峰聚会 妙计骗佳人	229
第十五回	古窟传经 湖边谈往事 冰弹受挫 盆地觅芳踪	252
第十六回	圣女宫中 疑云迷侠客 喇嘛寺里 法会起干戈	275
第十七回	大漠藏龙 九重惊蛰伏 风尘侠隐 一剑看雄飞	288
第十八回	青女素娥 浮云掩明月 奇人疯丐 铁剑骇英豪	304
第十九回	浅笑轻颦 花前谈往事 兰因絮果 月下见伊人	324
第二十回	玄功内运 侠士破神招 异境天开 书僮有奇遇	344
第二十一回	寻觅芳踪 名山逢怪客 追查旧事 古寺遇良朋	360
第二十二回	空际香花 玉人戏英侠 蓬莱异岛 童子拜奇人	379

第二十三回	愤世奇行 狂歌骇俗	赢来疯丐号 惹得美人怜	396
第二十四回	羽生魔头 冰弹玉剑	群邪朝法会 天女上峨嵋	416
第二十五回	妄动无明 安排有道	玄功消一旦 衣钵得真传	432
第二十六回	知己难逢 深情谁遣	怜才惜疯丐 忆旧念佳人	453

第十四回 大漠传声 童心戏天女 驼峰聚会 妙计骗佳人

血神子虽然骄横，但以宗洛的身份，又将福康安抬了出来，不由他不同意。当下说道：“好吧，谅福大帅也不至于包庇钦犯。”宗洛向冰川天女打了一个招呼，道：“那么两位义士明儿也一同去作个证人吧。”冰川天女道：“谁耐烦理这些闲事。”唐经天一笑说道：“今晚之事，诸位大人都曾目击，我们二人的身份，福大帅亦已知道，我们山野小民，不惯见官，还是免了吧。”脚尖一点，与冰川天女飞身掠出院子的围墙，回头一瞥，只见龙灵娇含笑点头，眼中表露谢意。

唐经天心中疑惑更甚，一路思量。冰川天女笑道：“这龙老三也算得是个人物，不知他何以不逃？”唐经天道：“我看他城府甚深，案子转到了福康安手中，想来会有转机。”两人一面走一面谈话，不知不觉到了葡萄山南面山脚，布达拉宫的灯火，遥遥的照射山脚下面的广场。那是他们与幽萍相约碰头的地方。

只见山脚下一对黑影靠得很近，似是正在喁喁细语。冰川天女笑道：“看这黑影似是一个男子，幽萍怎么和他这样亲热？”悄悄掩过去一听，只听得幽萍说道：“小公主说暂时不回冰宫，听说要到四川去，我也许会跟她去的，咱们以后恐怕很难见面了。”那黑影道：“你若碰见芝娜，千万告诉她请她回到萨迦来见我一面。”幽萍笑道：“你就只挂念芝娜姐姐么？”冰川天女道：“这小鬼头也懂得卖弄风情了。”几乎忍不住笑出声来。那

黑影突然向前一跃，叫道：“有人！”正想拔剑，冰川天女微微一笑，跳了出来，将他的佩剑递过去道：“天宇，你的功夫果然大有进境了，这都是在冰宫中偷学的吧？”

这黑影正是陈天宇，原来他也是听到龙灵矫家中有事，特来探望的，却想不到在山脚下碰到等候主人的幽萍，幽萍告诉他说，冰川天女和唐经天都进去了，不管龙灵矫的对头有多么厉害都不必担心。他们都把冰川天女与唐经天视若天人，以为他们一到，就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的问题，哪知道龙灵矫的案子，内情却是非常复杂。

陈天宇突然见到冰川天女出现，甚是尴尬，冰川天女道：“我欠下你师父的情份，无以为报，你虽未经我的许可，偷学我的剑法，但那是在大地震之后，由于要保存武学之念而起，我又怎能怪责你呢。我只问你，你也来这里做什么？”陈天宇嗫嚅问道：“那龙三先生怎么了，我看他倒是一个好人，你们会帮助他吧？”唐经天显出身形，微笑说道：“你这小子倒有一份热心肠。”忽而面色一端，说道：“但这事你还是不要多管的好。”陈天宇听他这么一说，不觉愕然。

唐经天道：“令尊此次立了大功，福康安与和硕亲王定当另眼相看，他日论爵叙功，最不济也可官复原职，那时你们当可遂回乡之愿了。”陈天宇的父亲陈定基是京官，拜御史之职，只因弹劾奸臣和坤，被贬到西藏，晃眼十年，无日不想还乡。唐经天知道他们父子心事，故有此言。

陈天宇苦笑道：“和坤现在正是炙手可热，权倾朝野，哪能这样容易回去。我父亲现在倒是官复原职了，可惜不是复御史之职。”唐经天道：“怎么？”陈天宇道：“是复萨迦宗宣慰使之职。福大帅已批准拨款重修官署，另派一队精兵，送我父亲上任了，只怕这几日就要动身。福大帅对我父亲说：你在萨迦丧兵辱命，本当有罪，现在将功折罪，已算格外开恩，你先回萨

迦去吧，好好的做三两年，那时我再保举你，让你回去做京官。哼，他竟和我父亲大打官腔，我父亲还有何话可说？只好准备再回萨迦啦。”

唐经天道：“咳，想不到官场如此赏罚不明。但回萨迦也不是什么苦差使，你们不是在那里住了十年么？何必如此愁眉苦脸？”陈天宇好像满腔心事的样子，眉头深锁，欲说不说。幽萍忽的“噗嗤”一笑道：“萨迦的土司想把女儿许配给他哩，这傻小子另有心上之人，他怕一回萨迦，就会惹起麻烦。呀，你这傻小子，别人有新郎可做，高兴还来不及呢，你却慌成这个样子！”幽萍与陈天宇曾同行多日，无话不谈，故此深悉他的心思，陈天宇被她取笑，更是尴尬。冰川天女不觉笑道：“我当是什么事情，原来是这等无聊的小事，你不是长有一对脚吗？你不愿做新郎，双脚一溜，难道能强拉住你？”冰川天女哪知官场之中错综复杂的关系，一笑置之，陈天宇心中更是苦闷。

唐经天道：“你回去吧，你教你一个妙法儿。”把陈天宇拉过一边，在他耳边悄悄的说了几句。冰川天女道：“哼，你这个人总爱装神弄鬼，你教他什么进一步主意，见不得人的？”唐经天笑道：“天机不可泄漏，我这坏主意，什么人都见得，就是不方便给你们听。”冰川天女道：“谁希罕听你的。”

陈天宇愁容稍敛，说道：“那俄马登也很难对付呀。”唐经天道：“你如今的武功大非昔比，俄马登不是你的对手了。你放心跟父亲回去吧，只是要多点小心，提防他的诡计。”陈天宇一看天色，只见月亮西堕，东方天际，已微露曙光，怕父亲在家中挂念，只好向冰川天女告辞。

唐经天与他扬手道别，只见幽萍好像心神不属的样子，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冰川天女笑道：“傻丫头，一个土司女儿已经够他烦了，你还想再给他添上麻烦吗？”幽萍撅着小嘴儿道：“公主，你也拿我取笑？我可不敢服侍你了。”冰川天女待她有

如姐妹，平素也常说笑，见她怪不好意思的，一笑作罢。三人回到市区，已是天色大明，彻夜狂欢的人群，这时才渐渐散去。

三日之后，冰川天女这一行人离开拉萨，准备穿过西藏，进入回疆。他们在拉萨逗留三日，为的就是探听龙灵矫的事情。龙灵矫的案子到了福康安手中，果然大有转机，福康安将龙灵矫扣留起来，虽然仍是将他当作犯人，打入囚牢，但总胜于将他交与血神子了。福康安的主意是要先问明皇上，再行发落，这样一来一回，最少也得半年，龙灵矫的案子就这样的被搁置起来，因而唐经天也放心走了。

其时已是冬去春来，积雪虽尚未溶解，比严冬季节，却已容易行走得多。三人脚程又快，十余日后，已从西藏的南部进入了回疆的塔里木盆地。

一路行来，只见黄沙漠漠，山脉绵延，冰川天女叹道：“中国地方真大，远远望去那座高插入云的大山叫什么名字？”唐经天道：“那便是闻名世界的天山了，这里的山脉都是它的分支，天山山脉绵延三千多里，南北两高峰也相去一千里呢。”冰川天女本来兴致勃勃，听他提起天山，面色一沉，微露不悦之色。唐经天尚未发觉，继续说道：“从此处东行可入甘肃，沿着古时汉刘邦所修的栈道，便可进入川西。若然北行，可到天山。冰娥姐姐，你愿不愿先到天山一游？”冰川天女忽地冷冷一笑，道：“你当凡是天下习武之人都要到你们天山去朝拜么？”唐经天诧异道：“你这是什么话？令尊也是源出天山一派，怎么‘你们’‘我们’的生分起来了？”冰川天女冷笑不答，只顾赶路，把唐经天弄得莫名其妙。

大漠上经常是数十里不见人烟，只拣有水草的地方支起帐幕过夜，这一日他们走了一百多里，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丘陵高地，可以遮风沙。他们便在背山阴处，支起帐幕。冰川天女与幽萍同宿一个帐幕，唐经天在离开半里之地，另外独自一

个帐幕。这一晚冰川天女心思如潮，睡不着觉，与侍女幽萍在帐中闲话，冰川天女拿她取笑，笑她舍不得离开陈天宇，笑她一下山就念恋尘世的繁华，幽萍笑道：“陈天宇自有他的芝娜姐姐，我和他不过姐弟一般，哪谈得上儿女之情。倒是你呀——”冰川天女愠道：“胡说，我有什么给你说的？”幽萍道：“不错，唐相公的人品武功那倒真是没有可说的，你两次弹琴，我都听见了呢！嘻嘻，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嘻嘻，你不怕他求之不得，辗转反侧吗？”冰川天女佯嗔道：“你再乱嚼舌头，看我撕不撕破你的嘴？”

主仆正在互相取笑，忽听得远处有呜呜之声，隐隐可闻，冰川天女面色一变，凝神静听，那怪声有点似吹角之声，又似尼泊尔一种特有的乐器所发之声。冰川天女忽道：“我出去瞧瞧，你不要惊动唐相公。”取了冰魄寒光剑，立刻跃出帐外，翩如飞鸟，掠入了黄沙漠漠之中。

大漠上虽有丘陵，月光却是分外明亮，冰川天女提一口气，奔出了七八里路，果然在一片草地上，见着一团人正在厮拼。刀剑碰击之声划过夜空，声声紧接，震动耳膜，打得十分激烈。冰川天女定睛一瞧，却原来是那两个尼泊尔武士合战武氏兄弟，那两个尼泊尔武士各使一柄月牙弯刀，弯刀的上半截刀柄镂空，迎风鼓荡，呜呜有声。不过，这两个尼泊尔武士的刀法虽然甚是凶猛，但武氏兄弟的剑法更加神妙，剑势如虹，杀得这两个尼泊尔武士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武氏兄弟正自杀得性起，忽见冰川天女奔来，那尼泊尔武士叫道：“古鲁巴，乌黑赤迷，乞儿赤赤。”冰川天女咕噜咕噜的说了几句，似乎是问话的口气，武氏兄弟一句也听不懂，武老二性子最急，骂道：“有话向阎罗王说去。”骤的手腕一翻，剑锋往上一圈，剑尖一拖，朝着说话的那个武士颈上一勒，这一剑厉害非常，那尼泊尔武士的月牙弯刀正被武老大的长剑封住，

撤不回来，看看咽喉就要被剑锋割断。

冰川天女叫道：“剑下留人！”声到人到，武氏兄弟陡觉寒光疾射，冷气侵肤，都不由自己的倒退三步，同声骂道：“你这妖女胆敢在这里横行，哼哼，若不给你一点教训，你还真当是咱们中国无人能制服你了！”双剑齐出，分刺冰川天女左右两肋穴道，这一招乃是终南派剑法中的杀手绝招，名为“长虹贯日”，双剑合使，威力更是大了一倍有多。冰川天女柳眉一竖，寒光剑骤然一抖，但见剑花错落，一柄剑就如化成了十数柄一般，武氏兄弟吃了一惊，但觉到处都是利剑刺来，急忙回剑防身。他们双剑合璧的厉害杀手，一照面就被冰川天女轻描淡写地化解开了。

但冰川天女却并不乘势反击，只见那两个尼泊尔武士已跳开一边，跪在地上，好似稟告一般，絮絮地说个不休。冰川天女挽着剑柄，东一指，西一划，好似漫不经意地将武氏兄弟的招数一一破开，偶而也问那两个武士几句，他们说的是尼泊尔话，武氏兄弟完全不懂。冰川天女本来是绷着一张俏脸，面色愠怒，随着那两个尼泊尔武士的稟告，却渐见柔和，听到后来，还点了点头，意似嘉许，微微露出笑容。

冰川天女的面色由愠怒而变为柔和，武氏兄弟却被她激得心头火起，又惊又怒，要知武氏兄弟乃是名家之后，素以剑法自负，冰川天女却一面谈话，一面拆招，竟好似戏耍一般，全不把他们放在眼内。

武氏兄弟本来就对冰川天女怀有敌意，在抢夺金本巴瓶之时，若非唐经天在场劝止，他们早已想与冰川天女过招，这时见她包庇这两个尼泊尔武士，越发认定冰川天女与他们乃是同丘之貉，更兼冰川天女好似漫不经心地一面谈话一面拆招，更令他们难堪。两兄弟一声胡哨，剑法骤变，使出终南派的乱鼓风剑法，双剑齐飞，一正一反，全都是攻击的招数，这套剑法，

共有十八招杀手，循环往复，奇正相生，因是双剑联攻，所以全无防守，真如狂风暴雨，疾卷而来，形同拼命。冰川天女也禁不住心中一凛，虽然仍是神色自如地一面和那两个尼泊尔武士说话，但却不敢像先前那么大意了。

武氏兄弟一阵强攻，但见冰川天女那把寒光闪闪的宝剑也越使越疾，竟似化成了一座光幢，罩着全身，又如在周围筑起了一座剑墙，怎么样也攻不进去。两兄弟正自惊心，忽听得冰川天女大声地说了一句尼泊尔话，向那两个尼泊尔武士挥了挥手，那两个尼泊尔武士如获大赦，在地上叩了三个响头，爬了起来，立刻飞跑。武氏兄弟怔了一怔，想去追赶，又被冰川天女的剑光罩住，摆脱不开，正自着急，忽见冰川天女笑了一声，剑光一荡，武氏兄弟的两口长剑几乎给震得脱手飞去，不由自主地急忙后退，冰川天女笑了一笑，忽然用汉语说道：“这两个武士我已让他们回国了，你们也都走吧。”说得甚是柔和，但却隐有一般威严，好像是女王在颁发命令一般。

武氏兄弟是世代名家之后，江湖之上，谁都敬他们三分，除了有限的几个前辈，谁也不敢对他们下令，冰川天女说话虽然柔和，他们却是勃然大怒，武老大骂道：“这两个番贼跑来捣乱，你敢擅自放走他们，你要走也不成！”武老二骂道：“你这妖女，我们早看出你不是好人，莫说唐经天不在你的身边，就算他来代你求情，我也不能饶你！”两兄弟口口声声的大骂“妖女”，竟然不惧冰魄寒光剑的威力，缠斗不休。

冰川天女初见那两个尼泊尔武士之时，本来甚为恼怒，但问明之后，始知他们并不是敢于违抗自己的命令（冰川天女在夺回金瓶之时，曾吩咐过他们，要他们即行回国，不得再在中国捣乱的），而是因为回疆尚有尼泊尔国王派来的几个武士，他们想到回疆来通知他们，叫他们一同回国，哪知被武氏兄弟发现，以为他们不怀好意，一路追踪而来，终于发生了一场恶斗。

冰川天女本是一场好意，意图问明是非，再行处置，初意并非偏袒那两个尼泊尔武士，却不料又引来了一场误会。

冰川天女心高气傲，被武氏兄弟你一句我一句地骂她“妖女”，还把唐经天扯了进来，纠缠不清，也不由得心中愠怒，发了脾气。

武氏兄弟各自长啸一声，拔脚便跑，边跑边骂“妖女”，冰川天女大怒，展开身形，立即追赶，那柄冰魄寒光剑忽左忽右，始终是轮流贴着两兄弟的背心，那股奇寒之气，渐渐隔着衣裳传入体内，但武氏兄弟也溜滑得很，似是猜到冰川天女的心意，料她不敢施展杀手，一觉被她的剑尖沾上，立即反剑强攻，双剑配合，招数凌厉，也往往迫得冰川天女不能不撤剑招架。就这样的直追出五六里地，武氏兄弟虽然拼力化解，但技逊一筹，冰川天女的剑尖始终是如影随形，紧紧追迫。两兄弟运气抵御，渐觉难以忍受，冷得牙齿打战。

冰川天女冷笑道：“还敢乱骂人么？”忽听得武氏兄弟又是一声长啸，土堆旁边突然现出一个少女，月光之下，看得分明，一身紫色衣裳，发束金环，长眉如画，笑得如花枝乱颤，指着武氏兄弟道：“你这两个小子如今可碰到苦头了，真是丢人现世。还不赶快给我退下去！”武氏兄弟同声叫道：“姑姑，这妖女好厉害，你得小心，还是请她老人家来吧。”那少女斥道：“胡说，你这两个草包赶快退开，这一点事情，还要劳动她老人家出手吗？”这少女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稚气未消，看来还不到二十岁，比武氏兄弟年轻得多，但听武氏兄弟对她的称呼，她的辈份却似乎比武氏兄弟高了一辈。

这少女突然出现，冰川天女不由得停下手来，只见那少女不住地向自己打量，忽而笑道：“你这柄剑真好玩，光闪闪的，是什么东西打的？”活像一个小孩子看到一件新奇的玩具，在啧啧称赞的神气。冰川天女不觉失笑，道：“这柄剑可不是好玩的，

我想送给你玩，你也不能拿它呢，你是谁？”那少女道：“为什么拿不得？妈，你准不准我拿别人的东西？”冰川天女一怔，再看时，忽见土堆旁边又多了一个中年女人，一身黑色衣裳，头上却结着两只丝绸白蝴蝶，笑眯眯地看着自己。冰川天女不禁吃了一惊，心道：“怎么这女人来得如此快法？无声无息，连我也察觉不出？”这中年妇人发式却作少女打扮，最妙的是她笑嘻嘻的，连神态也像一个淘气的小姑娘，冰川天女暗笑道：“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且看她们怎样？”

只听得那中年妇人笑道：“梅儿，这位姐姐比你高明得多呢，你不信就试试看。你想拿她的东西也拿不到。喂，大武小武，过来，你们为什么和她打架？”武氏兄弟跑到那中年妇人身边，唧唧咕咕的说了一大遍，冰川天女只听到几声“妖女”的骂声，似乎是故意骂给她听的。

冰川天女一怒，正要发作，忽见那少女鼓起嘴巴道：“妈，你总是看不起我，我不是小孩子啦，你不必教我，我就试给你看。”忽地冲着冰川天女一笑道：“这位姐姐，我要借你这把剑玩玩了，你舍得么？”突然一跃而起，凌空扑下，身法怪异之极，就如一只大鸟一般，冰川天女大吃一惊，横剑一削，那少女叫道：“噢，果然是拿不得的！”半空中一个翻身，左掌轻轻向冰川天女肩间拍下，右手伸出五指，来扣冰川天女的脉门。

冰川天女的轻功已是世间少有，但这少女竟似鸟儿一样能在空中回翔转折，更是惊人，冰川天女一连三剑都被她轻轻巧巧地避开，棋逢对手，不由得精神陡长，身法一展，和她认真厮斗。

那少女窜高纵低，时而跃起，时而游走，俨似穿花蝴蝶，十指忽伸忽屈，跟着冰川天女的剑尖疾转，冰川天女赞了一声：“好俊的身法！”盈盈一笑，剑招倏变，只听得那中年妇人先赞了一个“好”字，叫道：“梅儿，小心，这是达摩剑法呀！”那